

琳琅祕籍、可以療飢

—回憶在南海學園的一段歲月—

劉兆祐

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

偶然的機緣，進了中圖

我學的是中國文學，踏進中央圖書館，成為它的一分子，是意料之外的事。

民國55年，我進入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就讀。快到寒假時，學校要我們自行決定碩士論文的題目和指導教授。我第一位想到的就是我的師丈屈翼鵬(萬里)先生。

初中畢業後，我讀的是省立臺北師範學校的普通師範科。我的導師是費海瑾先生。她從暨南大學教育系畢業後，就從事教育工作，在臺北師範，為我們講授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等課程。她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。同學們都知道她把弟妹們帶到臺灣，弟妹們都已成家，而她卻還待字閨中，大家都很敬佩她。一直到我們畢業後，才傳出她結婚的消息，師丈就是著名的學者屈萬里先生。

在一個陽光暖和的初春上午，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謁見費老師和師丈，表達懇請他指導論文的願望。屈先生並沒有立刻答應，原因是他在臺灣大學指導的論文已經夠多，研究工作又忙，實在無暇指導外校的論文。費老師則在一旁一再替我說話，最後屈先生要我把已發表的文章寄給他，瞭解我的治學情形再說。於是，我把大學時代所發表的一些習作，如「易乾卦釋義」、「詩經虛字集釋」、「荀子段借字考」及一些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論文寄給他。過了一陣子，我再去向他請益，他和我談了一些我所閱讀過的古籍，也談了些我的研究方向，終於答應指導我。同時，也要我回去詳讀一些書，例如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」與宋代有關的部分、畢沅的「續資治通鑑」、「宋史」的「藝文志」和梁啟超的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」等。把這些書看完了，通過了他的口試，於是我要再看晁公武的「郡齋讀書志」和「文獻通考」的「經籍考」，看看能不能定一個題目。後來，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定為「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」。

那時，屈先生正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。有一天，為論文的一些疑難，我到中央圖書館向他請益。他問我：「願不願到中央圖書館工作？」中央圖書館優雅的環境和

豐富的藏書，是令人嚮往的地方。我立刻欣然的接受。屈先生為了不影響我的課業，把我派到特藏組當實習生。每日工作半天，月薪是新臺幣四百元。他叮嚀我：「每天下午，可以看自己的書。工作或讀書有疑難，可以多向昌瑞卿、喬衍瑄等先生請益。」

從實習生做起

在實習期間，我從最基層的工作學起。那時候正在編輯國內公藏善本書聯合書目，我從事校對的工作。校對時，遇有疑問，要查各種書目。我也常和當時還當技工的王國昭先生一起提書(王國昭先生苦學有成，現在任教於臺東師範學院)。那時候的善本書，都還度放在從南京運來的木箱裡，為了安全，書庫裡沒有電源，提書時從外頭把燈提進去，先找到箱子再找書，十分辛苦。但是那種找書的經驗，一方面可以認識書，一方面也留下許多寶貴的回憶。那時候特藏組人不多。主任是昌瑞卿(彼得)先生，另有編纂鄭毅庵先生和編輯喬衍瑄先生。鄭先生是山東日照人，詩文書法皆精，待人慈祥，善本書上的鈐章有不認識的，我就請教他。昌先生和喬先生，在目錄版本學上，都有很深的造詣。在實習期間，我除了研讀目錄版本學的專著外，也常常研究他們寫的「善本書志」，探索版本學的知識。

屈先生雖然是擔任館長，在綜理館務和接待訪客之餘，仍不忘讀書、研究。他有時會親自到組裡查一些資料，有時候會把一些稿子交我謄抄。我最喜歡為屈老師謄稿，一方面可以欣賞他工整的字蹟，一方面可以領略他從事研究的方法。

參與善本書的研究工作

57年秋天，我從碩士班畢業，那時屈先生已回臺灣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兼中文研究所所長，館長由包遵彭先生繼任。屈先生問我的意願：要到學校教書或繼續留在中央圖書館？他並表示希望我留在中央圖書館，因為很少年輕人從事版本目錄學的研究，而中央圖書館正好有一個編輯

的缺，就這樣，我從8月1日起，成為正式的編輯，派在特藏組工作。特藏組的工作，主要是善本圖書的典藏、整理、考訂和傳佈。考訂的工作，在當時主要是撰寫善本書志，在館刊發表。我很感謝昌瑞卿先生和喬衍瑄先生，給予我撰寫善本書志的機會。在整理傳佈善本書方面，當時先後出版「元人珍本文集」和「歷代通俗演義叢刊」等，我都參與了「鈐錄」的撰寫工作，對目錄版本學的知識，增益良多。

59年，我繼續深造，考入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就讀。當時全國就讀博士班的人數不多，公費和獎學金相當高，不比一個講師的薪水少，但是我捨不得中央圖書館的琳琅祕籍，所以放棄了公費和各項獎學金，仍留住原職。在那段期間，我常利用星期假日或晚上，留在館裡從事研究工作。在夜深人靜時，一個人埋首書海裡，享受讀書的樂趣。每每通宵達旦，忘了睡眠，忘了飢餓，「琳琅祕籍，足以療飢」，真是不假。

主編館刊

在大陸時期，中央圖書館曾先後有數種期刊：中文的有「學觚」、「圖書月刊」和「館刊」。英文的則有「書林季刊」。後來由於經費及時局艱難，也都先後停刊了。一直到民國56年5月，屈先生擔任館長期間，才開始復刊。大約從六、七卷起，我得有機會主編館刊。主編館刊期間，我一直秉持館刊的特色，那就是刊載以圖書館學、目錄版本學、校讎學的專論及新書提要、各國圖書概況、學林消息等。希望為圖書館界盡點棉薄之力。

無限懷念與祝福

64年秋，我接受了東吳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聘書，同時籌設研究所，於是辭去了我深愛的圖書館工作。

離開中央圖書館雖已十三年多，不過，我還是經常回「娘家」，看看那些珍貴的善本書，拜訪一些昔日的同事好友。形式上是離開了中央圖書館，但是關懷之情，仍然無時不有。所以，當中央圖書館從南海學園喬遷到今址時，我仍然在百忙中寫了「現代化的火車頭——國家圖書館的任務」(見75年9月8日中國時報「人間副刊」)，表達我衷心的祝福與厚望。當從報紙上得知中央圖書館每天為成羣的觀光客所困擾時，我寫了「圖書館與觀光資源」(見75年11月28日民生報「民生論壇」)，為圖書館的資源利用，貢獻一得之愚。這都是源於對中央圖書館的感恩及懷念。

滋溪文彙三十卷 江潮
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
時所類次也初 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
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言之及事
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胥子
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
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
其辨異端闢抑說皆真有
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于
性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
元大下

滋溪文彙三十卷，元蘇天爵（一二九四—一三五二）撰。天爵字伯修，河北真定人。父志道，嘗官嶺北行省左右郎中。天爵少從安熙學，為國子學生；又從吳澄、虞集受業。延祐四年，御史馬祖常監試國子生，天爵賦石碣賦，詳實典雅。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、集賢直學士李仲淵，以鞏弘文氣陳宏，置為第一，天爵為第二名；馬祖常獨以為不然，升伯修第一。授蘇州判官。泰定元年，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，擢應奉翰林文字。至順元年，預修武宗實錄，二年遷修撰，擢江南行台監察御史。明年，慮因湖北，讞獄詳允。後至元二年，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。六年，遷吏部尚書，參議中書省事，時朝廷更立宰相，天爵知無不言，夙夜謀畫，鬚髮盡白。至正五年，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，尋召還集賢，充京畿宣撫使，都人有包韓之譽。七年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，九年，召為大都路都總管，以疾歸。十二年，妖賊蔓延江浙，仍拜行省參知政事，總兵總信，未幾，卒於軍中，年五十九。事

絛錄 劉兆祐

元人珍本文集絛錄

末了，賦詩二首，一以憶往，一以抒願：

一 欲效向歆校簡編，奈何歲月逝如煙；退休盡去塵間事，響點手鈔了宿緣。

二 八載傭書忽已遷，宋元鉛槧夢中旋；先賢手跡皆精絕，坐對琳琅竟忘年。